



希奥玛拉·卡斯特罗： 从“第一夫人”到总统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在丈夫被驱逐后 建立政治影响力

希奥玛拉今年62岁，出生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，17岁嫁给了年长7岁的塞拉亚，之后他们在塞拉亚的故乡奥兰乔省定居。奥兰乔省是个农业大省，以畜牧业出名，他们在那里生活，养育了4个子女。塞拉亚的父亲是个富商，而他本人做过木材和畜牧业生意，后来加入洪都拉斯自由党，1985年当选国会议员，之后多次连任，直到1998年。

1998年至2002年，塞拉亚在时任洪都拉斯总统弗洛雷斯的政府中担任投资部长。2005年大选中，他以微弱优势击败洪都拉斯国民党候选人，当选总统。不过，在塞拉亚的3年任期内，作为“第一夫人”的希奥玛拉并没有深度参与政治活动，只是像一位普通“第一夫人”那样，支持和参与一些妇女儿童相关的项目。

2009年洪都拉斯军方发动政变，塞拉亚被最高法院罢免，后辗转哥斯达黎加，最终流亡尼加拉瓜。这时，希奥玛拉站了出来，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抗议活动，要求允许塞拉亚回国。

到2011年自由和重建党从自由党分离出来时，尽管党首仍是塞拉亚，但希奥玛拉已颇有声望，而且塞拉亚丧失了竞选总统的资格。2013年，希奥玛拉首次竞选总统，在决胜轮输给了现任总统、洪都拉斯国民党的埃尔南德斯。不过，洪都拉斯国民党与自由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，希奥玛拉领导的自由和重建党在那年大选中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。

2017年埃尔南德斯竞选连任，自由和重建党与革新和团结党结成反对党联盟，希奥玛拉将总统候选人资格让给了纳斯拉亚，后者作为反对党联盟总统候选人闯入大选决胜轮。那年大选中，在最终计票结果尚未正式公布的情况下，纳斯拉亚和埃尔南德斯分别宣布胜选。

而洪都拉斯最高选举委员会最终公布的結果是，埃尔南德斯的得票率为42.98%，凭借微弱优势连任。这引发了反对党联盟支持者的不满，纳斯拉亚还在2018年1月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首都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，指责埃尔南德斯“借助舞弊手段才赢得选举”，并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，还有民众在乱局中丧生。

誓言惩治贪腐 和毒品问题

之后，希奥玛拉的目标更加明确——让埃尔南德斯下台。今年，她第三次参加大选，孰料对手竟然送来一波“助攻”：2019年，美国媒体爆料，埃尔南德斯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，据称他和兄弟以及其他政界高层人士合谋，收取贩毒集团利益，包庇毒贩以稳住政权。检方指出，2013年大选中，埃尔南德斯约有15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来源于毒资。联想到他在竞选时还喊出“打击毒品”的口号，这些信息听起来格外讽刺。此外，埃尔南德斯和洪都拉斯国民党还深陷腐败和洗钱丑闻。

希奥玛拉抓住这个机会，在竞选活动中把对手形容为“黑手党”，“他们统治着我们，洪都拉斯被人们描述成一个毒品大国和拉丁美洲最腐败的国家。洪都拉斯人民是时候对我们国家遭受的苦难、贫穷和受到的排斥说再见了，我们受够了。”“我坚信，我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将洪都拉斯从新自由主义、毒品独裁者和腐败的深渊中拉出来的解决方案。”

如今，洪都拉斯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，在已统计的45%的选票中，希奥玛拉和阿斯富拉的得票率分别为53%和34%。同时，该委员会表示，今年大选的投票率超过68%。自从2009年塞

拉亚因军事政变被驱逐后，洪都拉斯左翼政党时隔12年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，即将重新掌权。

“我们赢了！”希奥玛拉对自由和重建党的支持者们说，“今天，人民伸张了正义。我们推翻了独裁主义。”她的支持者拥上首都街道，按响汽车喇叭，挥舞着自由和重建党的旗帜，还有人燃放焰火。50岁的医生奥利弗·平德尔披着洪都拉斯国旗说：“我们庆祝不再有贪腐势力统治洪都拉斯。”

希奥玛拉的承诺之一就是杜绝贪污，她说将废除那些滋长贪腐和毒品走私的法律，成立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反腐败委员会等机构，组建一个“和解政府”、“和平与正义的政府”。目前，尚不知道这位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会如何组建政府，但有媒体指出，当年塞拉亚执政时的政策反复无常，她需要与丈夫的执政风格区别开来，以重建信任。



埃里克·泽穆尔： “法国版特朗普”来了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他和特朗普，像也不像

被称为“法国版特朗普”的泽穆尔，到底有多“特朗普”？在很多方面，泽穆尔像极了特朗普，他们都反对传统建制派，经常与媒体和批评者爆发口水仗，对与西方关系不睦的俄罗斯大加称赞，利用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，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。甚至他们都对女性缺乏尊重，被控性骚扰。

两人都表示要重塑国家曾经的辉煌，特朗普当年喊着“让美国重新伟大”，泽穆尔则在演讲中频频提及那些法国历史上的代表人物：圣女贞德、路易十四、拿破仑、戴高乐，他们在世界乱局中带领国家重回往日荣光。看看泽穆尔三本畅销书的书名吧：《法国很忧郁》《法国的命运》和《法国在自杀》。就连拍照，似乎都在模仿特朗普，他的新书《法国还没有最终下决定》的封面，简直跟2015年特朗普一张“重新伟大”的宣传照如出一辙，两人都站在各自国家的国旗的前面，展现出自信满满的样子。

不过，他们又不一样。特朗普身材高大、长着美国人特有的面孔，还有奇特的发型；泽穆尔则已谢顶，身材矮小瘦削，其貌不扬，声音尖利，有媒体开玩笑说，如果泽穆尔是特朗普的政治对手，特朗普没准儿会疯狂地嘲笑他。但要论学识，特朗普远远比不过泽穆尔，特朗普做生意有一手，但在一些媒体眼中，他跟文化不太沾边；泽穆尔虽然从未担任过公职，却是巴黎政治学院的高材生，在法国《巴黎日报》《费加罗报》等知名媒体当过时政记者、编辑和评论员，多年来给报纸写政论专栏，还是畅销书作家、电视主持人，在电视台做的时政节目收视率还不低。

拥有这些身份的泽穆尔，太懂得如何挑动民众的情绪，让复杂的理论听起来简单而通俗易懂，还能把他的博学和民粹主义主张相结合，变成一次次传播力强的演讲。他还会充分利用历史，在描述历史时带点怀旧情绪，以巩固人们对法国“曾经辉煌、现在却在衰落”的印象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这对他的目标选民很有用。

特朗普虽然反建制派，却隶属于共和党，二者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托的关系。泽穆尔目前不属于任何党派，他或许会走一条类似马克龙4年前竞选总统时走

过的路，绕过传统政党，成立自己的党派。当年，马克龙创建政治团体“前进”运动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，他当选总统后，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还在2017年拿下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。

分传统中右翼的选票

值得注意的是，泽穆尔在一些观点上比特朗普还激进，甚至“反美国”，就连来自老牌极右翼政党的勒庞，在他面前都显得“温和”起来。泽穆尔的标志性主张聚焦于两点：一是哀叹在法国社会中，权威、身份认同、男子气概和传统家庭正在“崩溃”和“衰落”，法国人沾染了自由主义、消费主义等“美国病”；二是强烈反移民，他认为移民正在对法国进行“反征服”。2018年，泽穆尔曾因煽动种族歧视而获罪。

泽穆尔还有一个奇怪主张——移民应该改一个“足够法国的名字”，他说如果当选总统，就会重新启用拿破仑时期的“姓名法”，只允许两种类型的名字——要么是圣经中出现的，要么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。不过，有网友指出，泽穆尔自己的名字“埃里克”就不符合规则，得改。

不得不说，在移民人数超过600万、约占总人口10%的法国，泽穆尔的观点吸引了很多对现状不满的民众，不但能分走极右翼政客的选票，法国传统中右翼阵营的一些拥趸也被他“圈粉”。有报道称，泽穆尔四分之一的支持者是2017年投票给法国中右翼阵营总统候选

人、前总理菲永的选民。菲永前些天刚因“空饷案”被判有期徒刑5年，缓刑4年，并处罚款37.5万欧元，剥夺10年被选举资格。

选民对这种传统政客的失望可想而知，也难怪泽穆尔在宣布竞选总统时这样写道：“如今，我认为‘政治家’很难帮助国家走出困境。”4年前走中间派路线成功上台的马克龙，无疑也会被泽穆尔贴上“难以帮助法国走出困境的政治家”的标签。

11月初的民调显示，马克龙的支持率为23%至24%，泽穆尔为18%至19%，勒庞则是15%至16%，差距并不算大，在明年4月到来前一切还有变数，法国下一个五年的政坛走向，或许就取决于这几人的交锋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赵恩霆 美编:继红 组版:侯波